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3.025

■ 文学论析

《暮光》系列中的吸血鬼形象及其审美意义^①

曾莹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暮光》系列电影的成功,吸血鬼题材的电影长久不衰,吸血鬼形象在影视中长期受到青睐,并不是偶然,有其必然性。《暮光》系列电影为观众重新定义了吸血鬼,使吸血鬼在观众心中呈现出更为多元的形象,也为吸血鬼题材电影找到了新的出路。

关键词:《暮光》系列;吸血鬼;审美意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3-0154-05

Vampire Image and Its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Twilight* Series

ZENG Y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Success of *Twilight* series, the long-last attraction of the blood-sucking vampire topics and the favor of vampire image in medium for a long term, are not accidental, but have their inevitability. *Twilight* series have redefined the vampire for the audience, which has shown more diversity in the audience's heart, and also found out new ways to the success of vampire movies.

Key words: *Twilight* series; vampir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随着电影特技的进步和观众观影理念的转变,新一批的吸血鬼题材电影在观众的眼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剧本表现,它更是一种视觉奇观。《暮光》系列电影融合了吸血鬼传说、狼人故事、校园生活、恐怖悬念、喜剧冒险等各种吸引眼球的元素,因而呈现为一种富有吸引力的视觉奇观。

在西方,吸血鬼的历史比较久远,从宗教传说到文学作品再到影视界,吸血鬼形象随着历史与时代发展,通过不同的媒介进入到人们的心中^①。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来自于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受众审美观念的转变,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也一变再变。从早期的《魔鬼之血》(1974年)和《诺斯菲拉图》(1979年),到后来的《惊情四百年》(1992年)和《夜访吸血鬼》(1994年)等,再到

① 收稿日期:2014-03-03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ZW007);第5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2M510063);第6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3T60230)

作者简介:曾莹(1976-),女,湖南湘潭人,助理研究员,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文论研究。

① 吸血鬼的形象最早出现在神话传说中,这类形象大都怪异,甚至西方宗教中的魔鬼形象有一定相似性。在西方文本中,吸血鬼的经典形象是:皮肤苍白,耳朵尖,有着用来吸血的尖利犬牙,具有某种超人类的灵异力量。在生活习惯上,吸血鬼害怕阳光,一般昼伏夜出。

《吸血鬼日记》(2009年)和最近的《暮光》系列^①,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层出不穷,形象各异。

在好莱坞的诸多类型片中,描写吸血鬼的影片独树一帜,一直拥有大量的影迷,许多电影大师都曾为这一家族贡献过优秀作品,如著名导演科波拉、昆丁·塔伦蒂诺、尼尔·乔丹等都拍过关于吸血鬼题材的电影。昏暗阴冷的背景、诡异的情节气氛和苍白英俊的男主人公都是该类型影片制胜的不二法宝,《惊情四百年》、《夜访吸血鬼》和《暮光》系列等,也都因此而收获了巨大的票房成功和数不清的赞誉之词。

《惊情四百年》中的吸血鬼德古拉将永恒的爱情演绎的淋漓尽致;《夜访吸血鬼》中的路易则是一个对自身的生存充满疑惑的吸血鬼形象。虽然,这些形象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吸血鬼形象变化趋势总的说来是:由残暴、丑恶变得优雅、俊美,由恐怖向迷人的方向转变。早期的吸血鬼电影《诺斯菲拉图》中的吸血鬼都是一副病态老人的猥琐模样,耸着肩膀,还长着一副兔子牙,毫无美感可言;到了《夜访吸血鬼》,吸血鬼都是穿着高雅而迷人的燕尾服或是衬衣,有着贵族的气质,而那两颗尖牙也只是在吸血时才会出现,无比迷人,美不胜收;尤其在电影《暮光》系列中,Cullen家族个个英俊美丽,吸血鬼父亲还是受人尊敬的医生,他们住别具品味的别墅,欣赏高雅的古典音乐,成为校园和小镇里一群被崇拜尊敬的现代贵族,他们不仅拥有完美的外表和超常的能力,更拥有与人类一样的情感和灵魂,甚至比人类更有同情心和爱心,完全颠覆了以往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

尤其是在《暮光》系列中,完美的吸血鬼恋人爱德华更是一改以往吸血鬼攻击人类、吸食人血的暴虐凶残本性,用意志力控制着嗜血的本能欲望,拒绝人类血液,靠吸食动物鲜血生存,并幽默地称自己为“素食主义者”。电影中爱德华与贝拉的爱情是电影的主线,父母离异的女孩贝拉来到爸爸所在的地方生活,在学校遇到爱德华并与之相爱。贝拉想成为和爱德华一样的吸血鬼,与之相守到永远。但作为贝拉的恋人,爱德华深知为吸血鬼的痛苦,他希望贝拉能够跟他永远在一起,内心也十分纠结。在贝拉永恒的爱期盼面前如何抉择,是对爱德华最大的挑战。当贝拉被另一吸血鬼詹姆斯所伤,为挽救贝拉的生命,爱德华必须吸出她体内的毒液,而当他接触到贝拉的血液时,险些将贝拉体内的血液全部吸出。在痛苦的挣扎后,在欲望构筑的陷阱面前,爱德华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不能以爱之名剥夺贝拉为人的权利。爱意味着担当与付出,而不仅仅是占有。在吸血鬼的黑暗世界里游荡了一个世纪的爱德华深潜没有光明的不朽等于失去灵魂。最终,爱德华拒绝了贝拉主动提出要转化的要求。这种欲望与克制的矛盾更多的是人性深处的矛盾,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吸血鬼的本能。在《暮光》系列中,吸血鬼的嗜血本性更加人性化了,演变成一种欲望与理智的抗争。

除了完美的吸血鬼恋人爱德华,另一个吸血鬼形象“执着的吸血猎手”维多利亚也贯穿着整个电影始终,为了给恋人詹姆斯报仇,维多利亚与Cullen家族之间的斗争是电影的另一主线。维多利亚一头红色的头发,血色嘴唇,以速度快著称。同时,她也是一个报复心强、心狠手辣的吸血鬼,是名副其实的吸血鬼猎手,在电影中是一个反面的吸血鬼形象。为了给死去的恋人詹姆斯报仇,维多利亚不停地追杀贝拉,想要爱德华也尝一尝失去爱人的滋味。所以,她不惜以感情为诱饵,骗取新吸血鬼的忠诚,不停地残害人类,并将人类变为吸血鬼,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吸血鬼军队来对付Cullen家族,残害贝拉。在她的眼中只有恨,没有对生命的珍惜之感,同时,人类芬芳纯净的血液对吸血鬼构成了难以抗拒的诱惑。嗜人血是她的本能,对于人血的渴望成为其欲望的陷阱,维多利亚最终在仇恨与血液中迷失。

Cullen家族中爱丽丝是一个吸引人的吸血鬼精灵,可爱、浑身散发灵气的她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爱丽丝作为吸血鬼具有预知能力,当她预见到会和贝拉成为好朋友以后,马上就以真心来对待贝拉,并且为保护贝拉不遗余力。贝拉生日,爱丽丝主动提议为贝拉举办生日宴会。当爱丽丝预见到贝拉的死亡以后,她第一个赶来并找到贝拉问清真相。对于贝拉这个朋友,爱丽丝很珍惜,不仅仅只是因为爱德华的关系,而是因为爱丽丝很重视她与贝拉的这份友情。电影中,当爱德华为了保护贝拉离开以后,贝拉几乎每天都会给爱丽丝写邮件,告诉爱丽丝她的情况和内心的想法。可以看出,爱丽丝是一个

^① 《暮光》系列是一部以爱情为主线的电影,是根据斯蒂芬妮·梅尔的小说改编的,讲述的是女主角贝拉与吸血鬼和狼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暮光》系列塑造了众多的吸血鬼形象,其中的吸血鬼可谓个个形象鲜明。《暮光之城》系列电影目前上映四部作品,分别为:《暮光之城:暮色》、《暮光之城:新月》、《暮光之城:月食》、《暮光之城:破晓》。

可靠的朋友,也是一个重感情的吸血鬼。

在电影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吸血鬼形象就是卡伦。卡伦是 Cullen 家族的一家之主,他一头金发,雪白的肌肤,举手投足间无不透露着魅力,也是吸血鬼中不可否认的贵族。他身为吸血鬼,但却又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不仅为人类解除痛苦,他还为天敌狼人做手术。作为吸血鬼,要抵制住自己对血液的诱惑是非常困难的,而作为医生的他,每天都与血液见面,却仍然能克制自己不被欲望吞噬,这是需要很大毅力的。卡伦不仅抛弃了吸血鬼嗜人血的本性,并且还将人类当作朋友,是一个绝对的贵族,是最具人性的吸血鬼形象。

当然,电影《暮光》系列中的吸血鬼形象并不仅仅只有这几个,但是他们几乎都拥有同样英俊美丽的外表,而且都是个性十分鲜明的形象,特别是 Cullen 家族中的吸血鬼与以往的吸血鬼完全不同,可以说,《暮光》系列中的吸血鬼形象颠覆了以往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极富审美的张力。

二

电影作为一种文本,有视觉和听觉两种观感。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观众更加注重电影视听的冲击力和奇观性,这使得电影从传统的叙事电影的话语主因模式向当下的奇观电影的图像主因模式演变,并呈现为一个电影本身的时间深度模式向空间平面模式的转变。在杰姆逊看来,现代主义艺术是一种具有历史感或时间感的艺术形态,其表征的模式可以用深度模式来描述,而后现代主义艺术总体构成倾向于空间的平面化。“事物落入这个世界并再次成为装饰,视觉深度与解释的体系一并消失了;某种特别的事物出现在历史的时间中。”^{[1]94}叙事电影逐渐衰落,奇观电影兴起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奇观电影是当代消费社会快感文化的产物,更加适合当代视觉文化和消费社会的视觉要求。而吸血鬼电影作为一种奇观电影对奇观电影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推动着电影的这一发展历程。

“奇观”最初出自德波对“奇观社会”的分析。但在电影理论中,第一个明确提出“奇观”(spectacle)的是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穆尔维。她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指出:“作为起点,本文提出电影是怎么样反思、揭示,甚至利用社会所承认的对性的差异可作的直截了当的阐释,也就是那种控制着形象、色情的看的方式以及奇观的阐释。”^{[2]206}穆尔维认为,电影的视觉快感是由观看癖(窥淫癖)和自恋构成的,所以电影把满足观看癖和自恋方面所提供的视觉快感,转化成首要任务。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的论述,主要是强调电影中叙事与奇观的结合,但她的视野触及到了当代电影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从叙事到奇观的转向。而国内学者周宪在总结奇观电影的表征时认为,“从叙事电影到奇观电影的转变,从小处说是电影自身发展的趋势,从大处说,乃是‘视觉转向’或‘图像转向’的某种表征。”^{[3]254}从穆尔维和周宪的表述可以看出,奇观电影以图像性为主因,突出了电影自身的影像视觉性质,有意淡化甚至弱化话语因素,强化视觉效果的奇观性。奇观使得电影真正实现了其自身纯粹的视觉艺术本体论,不再屈从于其他非视觉的要求,而是服从于自身的视觉奇观要旨。

《暮光》系列电影无论从演员还是场景无不充满着“奇观”之美。吸血鬼的生活对人类来说本来就是一种“奇观”,而且,《暮光》系列中的吸血鬼更是违反吸人血和怕阳光的传统:Cullen 家族不仅不吸人血,而且,当他们遇到阳光时并不会死亡,并因全身发钻石般的光而显得与人类不同。可以说,《暮光》系列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重新阐释了“奇观”这一概念,奇观并不仅仅指常说的宏大、唯美的画面或是运用高科技电脑合成的影像效果。奇观可以是一种形象,不用电脑合成,奇观也可以是一些带有“奇观”色彩的事件或事情等。而吸血鬼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奇观,他们与一般的人类不同,他们俊美无比,而且拥有人类所没有的异能。其次,电影中吸血鬼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奇观。可以说,吸血鬼电影对“奇观”的拓展,可以使观众更深入地感受电影奇观的魅力。

此外,《暮光》系列电影中吸血鬼形象的变化也符合人类的审美发展趋势。在早期电影中,吸血鬼往往只是为了生存而忧虑,单纯以“吸血鬼”演绎吸血鬼,这样,电影不能引起观众对吸血鬼审美情感上的情感体验,更加不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而吸血鬼形象的美化,吸血鬼内心情感的丰富,慢慢与观众的情感体验靠拢。观众将自己的一些情感与电影中的吸血鬼相联系,体现了观众的一种情感寄托。无论是爱德华对贝拉的痴情,还是爱丽丝的俏皮,甚至是 Volturi 家族的专制,都是观众所关注的。可以

说,吸血鬼的情感往往就是观众的情感,电影中吸血鬼的喜悦,也是观众的喜悦;吸血鬼的痛苦也就是观众的痛苦;吸血鬼的困惑,其实也体现着观众的现实困惑。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情感无法发泄出来,通过看电影,观众的内心情感有了外泄,心中的压力得到放松,这样,观众通过观看电影就可以获得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

除了奇观美外,恐怖美也是吸血鬼题材电影的另一审美特色。任何人想到吸血鬼都会有一种恐惧之感。因为吸血鬼电影往往都笼罩着一种超自然的气氛,加之电影中有着许多不确定的、让人不安和恐惧的未知事物(如死者、鬼魂、异类、变态者、精神病患者、疯狂的科学、外层空间、隐藏的恶魔和死神等),它们令电影拥有了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和梦魇般的境界,虽然这些都是想象的和虚拟的,但这些情景对于生活在阳光下的当下人来讲,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它把人引入其中,既让人产生惊栗,又让人在惊栗之后得到美的享受。也就是说,恐怖感是这样一种美感,它是混杂着巨大、尖锐感的审美性快感^[4]。所以,观看吸血鬼电影会有恐怖的情感体验,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观众的“心理距离”决定了恐怖感向美感的转化。

审美经验一方面不同于日常的实践活动和道德活动,因为它不是想要满足实际需要和欲望;另一方面又区别于科学态度,因为它没有包含概念、逻辑、判断和推理。“心理距离”正是审美对象脱离与生活实际的联系的一种比喻说法,美感的产生必须依靠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适当的“距离”。在审美经验中,“距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也正是确定我们把观看电影时所体验到的恐怖感转化为美感的一个标准。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些令人感到恐怖和不能接受的场景和形象时并不会让人产生现实的恐惧与害怕。如《暮光》系列电影中出现詹姆斯残害贝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产生担心和急躁的心情,而不会产生现实恐怖的情感体验,因为“距离”让观众很清楚地意识到,那是电影中的人物,并不是观众自己。

三

《暮光》系列电影的巨大成功,吸血鬼题材电影的长久不衰,吸血鬼形象在影视中长期受到的青睐,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有其发展的必然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欣赏逐渐趋向一种视觉享受。而社会的发展必然带动电影的发展。早在很多年前,在叙事电影之外,新的奇观电影就已经出现,并且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叙事的特性和结构在当代电影中已经日趋衰落,观众对繁琐的叙事结构已经有了一种厌烦的态度,这样,叙事电影也就慢慢被奇观电影所替代。

奇观电影重视视觉快感的享受,通过有视觉冲击力的影像来满足观众的快乐原则。从美学上看,电影作为视觉艺术,本身就有语言和视觉形象两个方面。“奇观”同“真实”一样,属于电影与生俱来的本性,电影正位于真实与奇观所建立的坐标轴上^{[5]40}。巴拉兹曾写到:“电影在它最初的几年里就已经有了另外一个特征,它在变戏法方面要比任何一个登台表演的魔术师都高明”^{[6]38}。以往,“奇观”大多被狭义化为“特技效果”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即以好莱坞大片那样制造宏大场景、提供单纯视听消费的电影美学。事实上,奇观是一种非同一般的有别于人类现实生活的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的影像和画面。奇观可以采用高科技电脑合成,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展现出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或者是听觉效果,达到一种冲击眼球的效果。所以,奇观电影远远不止是一个单纯的特技影像问题。

以吸血鬼为题材的电影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是,由于吸血鬼形象的发展变化,吸血鬼形象越发有魅力。无论是《夜访吸血鬼》中的吸血鬼路易·莱斯特,还是《暮光之城》中的吸血鬼爱德华,他们都拥有俊美的外表,高雅而迷人。吸血鬼外形的俊美、优雅已经是一种奇观的展现了。并且,吸血鬼有着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超强的异灵力量,这样的生活对人们来说无疑更是一种“奇观”。加之镜头上的那批美轮美奂的画面,更是将奇观元素一展无遗。如《暮光》系列电影中的那片森林,一棵棵昏黄的树和藤凌乱而有致地缠绕在一起,淡淡的雾气让森林多了一份朦胧之美,使那个森林充满着梦幻、神秘之气,加上男女主人公爱情的渲染,电影中的森林就更加美不胜收了。可以说,吸血鬼电影的发展在电影发展史上是一种必然,吸血鬼电影的走红也是一种必然。

而从受众的观影心理来讲,电影的存在和发展主要基于两个机制:一为窥视癖,视他者为客体,以他

者的眼光看待;二为认同心理,将电影与现实、历史和阶级等各层次的因素相关联。而观众看吸血鬼电影也无疑是带上这两种心理的。观众窥视吸血鬼的生活,同时又会对吸血鬼的一些行为抱以认同的态度。电影的发展离不开观众的支持。观众的喜爱对吸血鬼电影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观众对吸血鬼电影的喜爱,就不会有现在的电影中的吸血鬼,吸血鬼题材电影必然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吸血鬼也可能只会在基督教或者是少数人中被认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观众的需求推动着吸血鬼电影的发展。

当今社会,工作压力、情感压力等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人们的心灵。现实的生活环境让人们经常会感到莫名的恐慌。而吸血鬼的存在可以成为人们心灵上的一种“寄托”。这从观影心理学上说就是一种窥视癖:对吸血鬼生活的窥视,从中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经验。克拉考尔曾说:“促使观众去看电影的,并不是想看某一特定的影片的愿望,或是为了寻求快乐,他们真正渴求的是暂时摆脱一下自觉意识的管束,在黑暗中忘掉自己的身份,让感觉器官做好接收的准备,沉浸在银幕上依次出现的画面之中。”^{[6]214}所以,观众看吸血鬼电影的时候就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暂时逃离。

此外,人类的恐惧与恐慌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并且,这种情感还会随着人类进入社会而加深。观众通过观看吸血鬼电影,则可以让观众的情感完全沉浸在电影之中,完全沉浸在吸血鬼的世界之中。这样,观众的心灵会对吸血鬼产生一种虚无的恐惧,而暂时忘却了生活中确实存在的恐惧,从而让观众的身心从现实生活中得到了一种短暂的脱离,得到一些安宁和歇息。克拉考尔在谈到电影《吸血魔鬼诺斯菲拉杜》时说到,“它的主人公是一个吸血魔鬼,任何人、任何地方,只要被他找到就都要遭殃”^{[7]77}。残忍的吸血鬼世界会让观众感到恐惧,这样就可以起到宣泄观众恐惧的作用。在吸血鬼题材电影中,吸血鬼有着人类没有的异能,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人类的生命。电影中充满了暴力的场面,吸血鬼电影中的暴力、血腥场面可以让观众将心中的暴力情结宣泄出去,观众通过观看电影而获得一种经验、一种快感,从而解除心中淤积的消极倾向。

但是,大多数的吸血鬼电影中的暴力并不是简单的“为暴力而暴力”,电影中的暴力带来的是死亡和痛苦,是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毁灭。“对于鬼魅恐怖片来说,摧毁最心爱的东西,几乎凝聚了其中一半的恐怖力量。”^{[8]17}在电影《刽子手的女儿》中,那个小女儿单纯、美丽、可爱,心地善良,一心向往美好的生活。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几近完美的人却摆脱不了成为吸血鬼的命运,不能自拔地要吸食自己父亲的鲜血,最后也只能在吸血鬼的魔宫中度过一生。《夜访吸血鬼》中的吸血鬼路易,杀戮不是他想要的,他不想吸食人血,但是,他却仍然摆脱不了吸血鬼吸食人血的命运。他心中充满了迷茫,不断地寻求生存的意义,内心备受煎熬。这不仅是在视觉上对观众起到的恐怖效果,这种近乎绝望的压抑感受给人以心灵上的极大震撼,观众会有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受^[9],从而起到一种净化心灵的作用。

可以说,《暮光》系列电影的成功,以及其中吸血鬼的形象对以往的吸血鬼形象的颠覆,为吸血鬼塑造了一个更为人性化的形象,使吸血鬼题材电影又取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同时,也使吸血鬼形象在电影史上取得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周宪. 激进的美学锋芒[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2] 穆尔维. 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C]//张红军. 电影与新方法.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 [3] 周宪. 视觉文化的转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4] 陈雅真. 美国当代恐怖电影的美学特征[D].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6.
- [5] 徐晓东. 镜中野兽的醒来:论电影“奇观”[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 [6] 克拉考尔. 电影的本性[M]. 邵牧君,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 [7] 克拉考尔. 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 [8] 郝建. 影视类型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9] 姚莉萍. 审美心理图式与文学鉴赏[J]. 中国文学研究,2012(4):79-82.